

「杵音・響雷・馬亨亨」

—馬蘭阿美族的歷史情境與歌舞新貌

「杵音・響雷・馬亨亨」—馬蘭アミ族の歴史とミュージカル

Music of Pestle, Resounding Thunder and Mahenghe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Malan 'Amis and the New Appearance of their Music and Dance

文 | 林建成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主任 / 公共服務組組長) 圖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一. 前言

郭拉斯·馬亨亨 (kulas mahengheng, 1852-1911) 是近代馬蘭阿美族部落的重要「kakitaan」(頭目)，他的身材高大、聲音宏量，族人以「馬亨亨」稱呼，即是形容他音量極大、轟轟作響的意思，因為其英勇事蹟頗受族人懷念與愛戴，留給族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阿美族的傳統歌謠質量俱豐，各有獨特的唱腔及曲調詮釋，位於台東市的馬蘭部落因擁有獨特的唱腔而名聞遐邇，隨著郭英男 (Livan) 夫婦及「馬蘭吟唱隊」部落長老們所吟唱的「飲酒歡樂歌」，更因改編為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宣傳曲而蜚聲國際。

2007年9月15日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與馬蘭部落培力下，正式推出「杵音·響雷·馬亨亨」－阿美族頭目馬亨亨歌舞劇，它是台灣原住民首次以歷史人物為主題，將傳統歌謠轉化為舞台藝術，且完全由族人自行編導演出的嘗試。

藉著馬亨亨歌舞劇的演出，馬蘭阿美族的優美歌謠與重要人物，有了歷史性的交會時刻。

二. 史前館與馬蘭部落的歌舞接觸

史前館公共服務組推動「原住民文化樂舞表演」計畫，已經過5年，是項計畫主要以部落為主體，進行樂舞藝術的教育扎根與傳承為目標，所訓練的歌舞藝術，再藉由史前館場地演出。該項計畫所「扶植」的原住民樂舞團隊，涵蓋了阿美、卑南、排灣、魯凱、布農、雅美(達悟)、太魯閣等，7個民族、10餘團隊，無論其成員來自部落青年會組織、文化團體、社區文化成長班或學校為基礎，基本上透過自主性的運作，獲得部落的認同與支持，順利推動樂舞教育與傳承。

三. 歌舞劇在部落培力下的過程

2007年4月間，館方籌備以郭拉斯·馬亨亨為主題，製作歌舞劇的可行性。

由於涉及馬亨亨家族及動員部落老少族人等種種部落內部運作與培力問題，乃積極與馬蘭部落及杵音文化藝術團接觸，團長高淑娟其夫婿正是馬亨亨第5代傳人郭子雄，透過他們的奔走與率先響應，出借傳家珍寶，包括日治時期的銀元、其父親郭光也當年由父祖輩口述記錄下的馬



馬亨亨

郭拉斯·馬亨亨 kulas mahengheng

生於西元1852年，卒於西元1911年，享年60歲。馬亨亨身材高大、聲音宏亮，兼具智慧與勇氣，24歲即被族人推舉為馬蘭部落大頭目，在世期間率領部落族人抵抗日本政府統治，開創馬蘭阿美族盛世，其英雄事蹟廣為後人流傳，被譽為馬蘭阿美族之父。

亨亨事蹟，日文親筆記載的筆記本、剪報資料、及後代紀念馬亨亨的活動老照片等，讓整個計劃有了良好的開始。

(一) 馬亨亨家族會議一

5月11日馬亨亨家族成員烏將（郭信雄）夫婦、郭子雄、男女長老及文史工作者羅福慶、文化藝術工作者陽森宏、陽瑞慶等近20人出席，館方向家族成員提出「馬亨亨歌舞劇」計畫說明，希望能夠藉由馬亨亨帶領族人通過時代的考驗，及緬懷他促進族群和諧相處的精神，以馬蘭阿美優美的歌舞來向社會傳達，獲得一致支持通過。

(二) 耆老訪問與「重返舊部落」一

館方展開對馬亨亨家族郭子雄、烏將（郭信雄）、拉杜（盧彩家）等成員及耆老們的口述訪問及位在台東市更生、新生路間舊部落的訪查，整理馬亨亨的生平。



馬蘭阿美耆老觀看館藏文物。



民國四十三年馬亨亨後代子孫合照留念

馬亨亨24歲時被推為馬蘭社的「卡基達安」，他積極力精圖治，率領族人配合清廷開闢水圳、灌溉農田，讓部落內族人安於耕種漁獵。對外以貓山、鯉魚山為屏障，設置五處會所、三道壕溝、四架瞭望台等防禦工事，抵禦外侮。

素孚眾望的馬亨亨於1908、1911年先後爆發的七腳川(cikasoan)、麻荖漏(madaw daw)重大抗日事件，再度擔任關鍵角色，他抱病居中斡旋調解，不僅減少傷亡，並且保存了族群命脈，惟在麻荖漏事件後一個月後去逝。

(三) 馬亨亨文物的查證—

歷年來馬蘭阿美部落的成年禮儀式及馬亨亨家族後代子孫為了紀念馬亨亨所舉辦的紀念會、「馬漢罕盃棒球賽」等，除了當年拍攝的珍貴頭像照片外，就是一把他所留下來的佩刀，供奉在典禮台上，象徵其精神與族人同在。

現在保存這把佩刀的第五代傳人烏將(郭

信雄)表示，父祖輩曾告訴他，這把佩刀在日本人來台東之前就已經有了，馬亨亨過世後，刀子便交給Hiya保管。

(四) 歌舞的收集與訓練—

歌謠收集與練唱，由高淑娟老師負責，部落的傳習固定時間則安排在每星期2、5夜晚，在位於台東市南榮里新馬蘭部落內族人人家院子展開，大家腦力激盪，回憶部落早年流傳的歌謠，將片斷拼拼湊湊組合起來，許多老人家在時隔數十年之後，再度聽到當時的歌謠不禁熱淚盈眶，感觸頗深。

(五) 年齡階級組織的動員—

為了呈現馬亨亨歌舞劇的戲劇張力及馬蘭阿美族歌舞的力與美，負責編舞的楊惠呈老師積極動員了部落裡15、6歲的年紀的「卡巴」年齡層青年加入演出，11、12位的男性青年，在劇中飾演日治時期，部落遭逢遷徙，族人流離失所，必須付出勞力生活的艱難情形。



以多元的歌舞詮釋，讓年輕人感受**文化傳承**的重要，
開拓了藝術表現的視野，更看見了力與美的精神。

四. 史前館與部落的互動紀錄

博物館的功能有著「開放性學校」的角色（漢寶德，1995），史前館面對部落歌舞藝術，必須以民族學專業為基礎，重視文化的關聯性、脈絡性的知識系統與部落互動，否則無異於觀光飯店的原住民歌舞表演：

（一）典藏文物的重現與學習－

8月4日馬亨亨歌舞劇演出成員到史前館，觀看從典藏庫裡借出的早期馬蘭阿美族服飾及佩戴飾品文物，同時以實物進行對照，族人可以和正在製作的演出服飾比對，館方也藉此針對文物相關的資料收集，建構文化脈絡。

（二）歷史影像收集與表演諮詢－

史前館以民族學、藝術學研究人員隨後在5、6月期間，多次與馬亨亨歌舞劇表演團隊進行討論，針對劇本的編排、舞台的設計和燈光效果等內容，交換意見並提出多方建言，同時也提供國內表演團體的相關影像資料參考。

（三）部落培力與工作過程的紀錄－

從馬蘭部落耆老的訪問、團員集合歌謠的收集與傳唱、舞碼的製作與訓練，直到搬上史前館原住民樂舞表演舞台階段性試演，整個過程史前館均加以紀錄，未來可提供社區或部落培力示範，相關表演團隊的學習與參考。

五. 結語

馬蘭阿美族部落，在現代社會環境變遷下，部落居住空間分裂，唯一象徵民族凝聚力量的sfi（集會所），近年雖經重建，但因管理維護問題，無法像過去般成為族人的休閒聚會場所，僅能提供族人會議或活動必要時使用，宛若失根的族人散居豐里、豐榮及南榮等各里，已難以呈現過去大聚落的氛圍。歌舞質量均優異的文化藝術也面臨教育傳承與整合的難題，透過馬亨亨歌舞劇的傳習，以現代部落歌舞劇演示，讓年輕一代接觸民族文化與前人走過艱苦歲月的強韌精神，其創新的意義或詮釋傳統文化的嘗試，留給族人及大眾許多可以思考的空間：



(一) 展現阿美族歌謠的優美與深度

阿美族人擅長在生活情境中，吟唱與自然結合的歌謠，並且藉著吟唱曲，轉化身體的苦累，昇華為精神上的慰藉。高淑娟表示，古老歌謠顯示出族人的智慧，像是一位詩人，在吟唱歌謠中，不論是敘事或是表達內心的感受，皆十分貼切，有人起音領唱，其他人也跟著唱和，大家在自由和諧中，唱出許多音樂學者驚為天人的自由對位「複音唱法」，同時歌唱旋律有時候也會互相競歌，不但兼顧整體和諧，也流露個人唱腔的天賦。

(二) 歷史情境與民族文化脈絡的鋪陳－

在接觸馬亨亨歌舞劇的過程中，馬蘭阿美族老一輩族人感受強烈，史前館除了對歌舞劇內容多方的諮詢建議外，還整理提供阿美族早期文物與影像，藉由耆老回憶馬亨亨的故事、舊時期的文物，配合古老歌謠的重現，進入歷史的情境裡，並且讓整個歌舞表演順著民族文化脈絡鋪陳，豐富了歌舞內涵與意義。

(三) 以阿美族為主體編導的歌舞劇實驗

由本族歌舞工作人才為主體，詮釋自己民族文化，凸顯了整齣劇的意義非凡。本劇也結合了馬蘭阿美族各文化層面的菁英，包括文史、影像收集的羅福慶、陽昇宏、郭秋勳，到素人藝術家許泰發(Hayao)的黃籐道具製作，以及玖將(黃忠)的舞台佈置，幾乎是阿美族藝文工作者的整合。

(四) 文化傳承展現新的藝術視野－

阿美族歌舞在生活環境中養成、流傳，唱歌、跳舞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與自然對話的感覺強烈，不過在戲劇舞台上，舉手投足間講求姿態與視覺的美感，原住民族的歌舞一旦搬上舞台，或許也複製、移植自然的再現，提供給觀眾的層次，除了悠揚的歌曲和優美的舞步外，格外具有一分呼吸到自然的氣息。

透過馬亨亨歌舞劇的創作，以多元的歌舞詮釋，讓年輕人感受文化傳承的重要，開拓了藝術表現的視野，更看見了力與美的精神。◆

■參考資料

- 郭光也 1984-1989 馬亨亨記事筆記
 漢寶德 1995《博物館談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羅福慶 2001《台東縣史》〈人物篇－郭拉斯·馬亨亨〉台東縣政府